

聊齋 詩集箋注

趙蔚芝

山東大學出版社

LIAOZHAI
SHIJI
JIAN
ZHU



聊齋詩集箋注

(清)蒲松齡 著

趙蔚芝 箋注

山東大學出版社

1996·濟南

65M 203

責任編輯 劉韋鑫
責任校對 賈春華
封面設計 牛 鈞
版式設計 趙 巖

聊齋詩集箋注

(清) 蒲松齡 著

趙蔚芝 箋注

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山東新華印刷廠臨沂廠印刷

850×1098毫米 大32 29印張 1039千字

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000

ISBN7—5607—1404—8/I·95

定價：伍拾捌元

前 言

蒲松齡不以詩著名，但並不是說他不長于詩。他的詩歌的藝術光輝，被他的小說《聊齋志異》掩蓋了。他的一生，投到詩歌創作上的時間和精力是相當大的。從他二十歲成立郢中詩社推斷，他的創作生涯，詩歌開始要在小說之先，可惜他早年的詩作沒有流傳下來。現存的詩歌《除夕》一首，寫於康熙甲午，距離他的逝世只有二十二日，應該是他的絕筆。這時他的《聊齋志異》早已完成了多年。他的詩歌創作，開始在先，結束在後，時間超過五十五年，不為不久。歐陽修在《梅聖俞詩集序》裏，總結詩人創作規律，提出了“詩窮而後工”的論斷，蒲松齡的創作過程也不例外。他在一首《客齋》裏說：“句臻工處貧逾甚。”他的一生，忍受着貧困坎坷所造成的痛苦折磨，始終堅持寫詩；不僅寫，而且要寫得“工”。怎樣才算“工”呢？他在《齋中》一詩裏作過解釋：“俗無賞鑒句方工。”即在內容上，不要迎合世俗，諂人媚世；在語言上，要避免陳詞濫調，落入俗套。用張鵬展的話說：“無論莊言之，諧言之，質言之，奧言之”，要言“其所不容已於言者”，反映出作者的“性情專一，勃鬱往復之致”。（見張氏《聊齋詩集序》）蒲氏就是這樣嘔心瀝血留下了一千多首詩。他在詩歌創作上花費的精力不為不大啊！

蒲松齡比王世禎小六歲，比趙執信大二十二歲。他的後期正處在王趙雙方在詩歌創作理論上展開爭論的時代。張鵬展說：“當漁洋司寇、秋谷太史，互以聲價相高時，乃守其門徑，無所觸亦無所附，卒成一家言。”（見張氏《聊齋詩集序》）張氏的話是公允的。蒲松齡

很崇敬王漁洋，和王氏會過面，通過信，贈答過詩，曾將其小說詩歌向王氏請教。他的《輓淮揚道》第一首，被王氏評為“起語陡健”，“蒼老幾近少陵矣”。他的《為友人寫夢八十韻》，王氏評論說：“纏綿綺麗，如登臨春結綺，非復人間聞聞。”可見王氏對蒲詩的鑒賞。王氏應該是蒲氏難得的知音。但蒲氏對王氏的“神韻說”，雖不反對，並不推崇。他的作品，用“神韻”的標準衡量：既有含蓄，也有顯露；既重形象，又重議論；既尚朦朧，更尚真切。不管在理論或實踐上，他都沒有把“神韻”奉為圭臬。趙執信和蒲氏長子同齡，他們之間，從書面上看，沒有什麼交往。蒲氏雖然寫過《覆顏山太史趙伸符啟》，但那是代畢器先執筆。趙氏雖然也為“磊軒”題過匾額，但那是應蒲箬的請託。趙執信的《談龍錄》，發表在康熙四十八年“己丑”，正當蒲氏七十之年。趙氏在《談龍錄》裏提出的那些反對神韻派末流缺點的主張，他沒有發表任何意見。相反，他的詩歌創作實踐，倒體現了趙氏的主張：如“詩之中要有人在”：在他的詩裏，確實存在着一個科名未遂，懷才不遇，窮困潦倒，憤世嫉俗的“人”；再如“詩之外要有事在”：在他的詩裏，確實存在着一個被作者詛咒的天災與人禍交織，科場與政局同惡的“世”；再如詩歌風格應該多樣化：他的詩既學習李賀的熔鑄辭采，想象奇幻，又學習樂府詩的質樸古拙，通俗淺顯，還學習宮體詩的濃艷綺麗，纏綿悱惻，作到不拘一格。

蒲松齡對王、趙二家的詩歌理論，無所觸亦無所附；在詩歌創作上，他兼有王、趙二家之長。他的詩，諸體兼備，內容豐富，風格多樣，作家個性突出，地方色彩濃厚，能作到雅俗共賞，藝術成就是輝煌的。

諸體兼備

蒲松齡的詩，據高翰生《聊齋詩集跋》說：“共五冊，計一千二百九十五首”。路大荒先生收集到的共一千零二十九首。路本卷一的

《獨酌》和《續錄》中的《獨酌》(缺七、八句),字句相同,實爲一首。《續錄》中的《趵突泉》(二首)、《游龍寺》(一首)、《暮春泛大明湖》(一、三兩首)、《千佛山》(一首)、《遊大佛山》(一首)、《白雲亭泛舟》(一首)、《登歷下亭》(一首)、《北渚亭》(一首)、《環碧亭》(一首)等十一首詩,據李伯齊先生發現,係他人作品混入。(見《竄入〈聊齋詩集〉的幾首贗品》,收入《蒲松齡研究集刊》第三輯。)去掉重出和贗品,路本《聊齋詩集》實有詩一千零一十七首。蒲氏的佚詩,近來間有發現。盛偉同志從《聊齋偶存草》中發現三首;英國·白亞仁從《聽秋聲館鈔書·聊齋詩草》中發現五首;筆者從張慶林同志家藏《聊齋詩集》抄本中發現十四首(均見本書《聊齋詩集·補遺》)。加上這二十二首佚詩,現存蒲氏詩歌計一千零三十九首。距高氏所言,尚差二百五十餘首。

蒲松齡的詩,諸體兼備,有古體,有近體。古體詩共二百八十五首:包括三言一首,如《廷尉門》;四言五首,如《懷樹百二章》等;五言一百四十三首,如《青石關》、《詠史》等;七言九十三首,如《俠女行》、《老翁行》等;雜言四十三首,如《把酒問青天》、《墮驢行倣古樂府贈邱行素》等。近體詩共七百五十五首:包括五律五十首,如《懷趙晉石》、《送王清遠廣文荏平》等;五絕五十六首,如《五月黃花》、《掃徑》等;七律三百七十首,如《答汪令公見招》、《輓畢公權》等;七絕二百六十九首,如《貴公子》、《宮辭》等;五言排律七首,如《爲友人寫夢八十韻》、《壽唐太史》等;七言排律二首,如《老樂》、《大佛寺》。

從上面的統計數字,可以看出幾個特點。(一)中國古代詩歌的各種體制,除了六言古詩以外,其他體制,蒲氏都運用過,可以說是諸體兼備。(二)他對講求格律的近體詩非常愛好,近體詩的數量,接近全部詩作的四分之三。除了五言絕句格律不甚嚴格外,其餘的格律都很嚴格。(三)他特別擅長七律和七絕。尤其是七律,超過了全部詩歌的三分之一。他韻律嫻熟,辭彙豐富,工于對仗,巧于用

典，事類典故，信手拈來，富有變化。七律最能展現他的詩歌的藝術才華。

內容豐富

蒲松齡的詩，題材廣泛，內容豐富。其中包括反映現實的社會詩，言志抒情的詠懷詩，描繪景物的風景詩和風土詩，取材史事的詠史詩和懷古詩，世俗應酬的贈答詩和慶弔詩，不同性質的艷情詩和愛情詩，還有少量的詠物詩和擬作的試帖詩。其中詠懷詩，結合作者個性，後面將重點介紹；其餘的分述如下。

(一)

蒲松齡反映的社會現實，首先是人民的苦難。人民苦難的成因，有天災，更有人禍。康熙四十二年前後淄川連續三年的那場“奇荒”，作者作了充分的反映。《紀災》篇說：“半載酷陽麥禾殞，藹之盈筐不受捆。六月初雨田始青，好舫蜿蜒大如蚓。禾壠聚作風雨聲，上視叢叢下蠢蠢。……枯莖滿地蝗猶飛，老農涕盡爲一哂。臘有菽菽待秋成，生途益窄民情緊。葉萎花焦望雨零，片雲吹散朔風狠。去年賣女今棄兒，羅盡鼠雀生計窘。”淫雨之後，繼以大旱；大旱之中，間以蟲災，使農民生計無着，賣兒鬻女。《五月歸自郡見流民載道問之皆淄人也》進一步揭露了災荒造成的慘象：“壯者盡逃亡，老者尚呻吟。大村煙火稀，小者絕鷄鳴。流民滿道路，荷簾或抱嬰。腹枵菜色黯，風來吹欲傾。飢屍橫道周，狼藉客驂驚。”更有甚者，《飯肆》篇竟反映了賣人肉的可怕情景：“旅食何曾傍肆帘，滿城白骨盡災黔。市中鼎炙真難問，人較犬羊十倍廉。”面對這樣的慘象，地方官匿災不報，貪功邀賞。他們不承認有災：“報到公庭猶不信，爲言庭樹尚婆娑。”（《旱甚·告災》）他們說報淄川豐收：“年豐幸有中丞報，猶緩君王東顧憂。”（《邸報》）對災民，他們採取了相應措施：一方

面，制止外逃，免得社會動蕩：“家中逃者方出門，舊年逃者返鄉村。歸家尚得首邱死，盡荷君王覆載恩。”（《流民蒙君恩載送東歸》）另一方面，防止騷擾，對災民進行鎮壓：“邨舍逃亡空四鄰，縱橫寇盜亂如塵。公庭亦有嚴明宰，短綆惟將曳餓人。”（《雜亂》）災荒尚未渡過，餓殍仍然載道，他們却準備征糧了：“青苗遍野麥輸芒，南北流入道路殭。爲問播遷何自苦？月中傳說要征糧。”（《口號》）不僅征糧，還要加稅，即增加“羨金”。作者憤怒地說：“金非降自天，兩稅增民羨。羨金問幾何？略抵稅之半。願竭我膏脂，共資爾巧宦。穀盡難取盈，涕泣零如霰。”（《齊民歡》）他們不顧人民的生命，只會吸吮人民的膏脂，人民的苦難，主要是統治集團中的大小吸血鬼造成的。其次，科場的黑暗，也是蒲詩反映的社會現實之一。蒲松齡一生，困于場屋，屢試不售，對科舉制度的弊端，他體會最深。在這方面，他的詩比他的小說，有着更直接的反映。《試後示簾笏筠》說：“昔日學中士，獲榮在稽古；今日泮中芹，論價如市賈。額雖十五人，其實僅四五。益之幕中人，心盲與目瞽。文字即擅場，半猶聽天數；矧在兩可間，如何希進取？悠悠歲月邁，稚齒爲衰姥。”他感到：科場猶如市場，科名猶如商品，按等定價，現金交易。那些作試官的，不是“心盲”，暗中接受賄賂；就是“目瞽”，分不出試卷優劣。錄取名額的三分之二是內定的；其餘的三分之一，爲了遮人耳目，才從那些非關係戶中錄取，選拔的也未必全是真才。就這樣，把考生哄騙得由風華正茂到白髮蒼蒼，科場的黑暗，科舉的罪惡，可以想見。他有五首《歷下吟》，是他在濟南目睹科場黑暗的實錄。第一首寫考生在唱名時受到役卒的鞭打和官吏的辱罵：“黑鞭鞭人背，跋扈何飛揚。輕者絕冠纓，重者身夷傷。退後遲噉應，逐出如群羊。貴倨喜嫚罵，俚媒甚俳倡。視士如草芥，而不齒人行。”考生聽唱名，靠前了被鞭打，應慢了被逐出。鞭人的差役飛揚跋扈，罵人的考官語言低級下流，他們全不把考生當人看待。而考生爲了求取功名，不得不帖耳忍受。第二首寫考試結束兩月，試官遲不放榜，又不准考生回鄉。東海的一名

考生，不待放榜，私回原籍，被公差抓回，備受折磨：“日久資斧絕，壓下猶漂泊。踵決衣帶斷，乞食在郊郭。友朋哀王孫，減餐進杯勺。……丐活何可長？恐將葬溝壑。”既不放榜，又不准離濟，目的在逼迫考生暗中行賄。第三首寫放榜之後，藉口淄川有“關節”，推翻原案，另行評選：“佳文受特知，反顏視若仇。黜卷久束閣，憑取任所抽。顛倒青白眼，事奇真殊尤。……芹微亦名器，擲握如投骰！翻覆隨喜怒，吸呼為棄收。”上述情況表明：試卷優劣，錄取與否，皆無一定標準，而決定于試官的喜怒。試官喜的，雖“黜卷”亦可以抽取；試官怒的，雖“佳文”亦“反顏若仇”。作者認為，“秀才”作為“名器”雖“微”，也不應像投骰子一樣任意握擲。至于決定試官“喜怒”的因素，詩中未提，實際上仍然是他們作為藉口的“關節”，即賄賂到不到，關係夠不夠。四、五兩首，對試官的“收錄仍棄捐”和“試童禁回籍”兩事進行了批判，說他們對考生“無乃太酷虐”，斥責他們“驕浮濟刻薄，遂成無道昏”。對那些“不得趙孟貴，徒苦趙孟惡”“羈留在逆旅，資糧苦艱辛”的考生，表示了無限同情和悲憫。作者筆下的科舉制度，就是這樣的黑暗殘酷。再者，吏治的黑暗，也是蒲詩反映的社會現實之一。上述的地方官貪功邀賞，匿災不報；主考官為了暗中索賄，不准考生回籍，甚至推翻原案憑個人喜怒另行評選：都是清初吏治腐敗的典型。此外還有兩篇，值得注意。一篇是《廷尉門》：“夕陽斜，鼓亂撾，廷尉門，報晚衙。清若何？無纖瑕。雀有角，鼠有牙。公庭下，鬼含沙。堂上怒，血如麻。誰理直？相公家。”這首童謠體的三言詩，揭露了地方官貪贓枉法，刑虐小民，維護豪強縉紳利益的罪惡行徑。象“雀穿我屋”，“鼠穿我牆”（出自《詩·召南·行露》），小民受到侵害，告上公堂。由于公堂下暗中“含沙射人”的鬼域左右司法官，結果有理變為無理，無罪變為有罪。為了給豪強縉紳爭理出氣，把小民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“清若何”的“清”，“誰有理”的“有理”，都是反語諷刺，實質上是斥責這些“廷尉”貪贓枉法。再一篇是《大人行》。詩裏所寫的“大人”，是從高郵過境的一

位欽差大臣。他來自皇帝身邊，儀仗隨從，聲勢逼人：“金貂學士來帝傍，鳴鉦喧聒高蓋張，旌旆摩戛鳴刀槍，鳳髻霧鬢雲錦行。”他縱容爪牙，大鬧公堂，威迫縣令：“塵霾暗天白日黃，盧兒得寶噪官堂。……疾呼大令斬鈴索，唾面詬罵等獲滅。”他向地方官大肆勒索，不僅要把“乘傳”定額按五倍折錢納交私囊，還要照常供應他役夫驛馬：“部牒乘傳有定額，目努索奢十倍強。十倍半折金錢入，囊中萬蹄干帆樞。……役夫驅舁花石綱，馬馳仍載千金裝。”在他們的騷擾下，“大令抽息仰顏色，剝肉惜息買容光。農人榜人廢生業，上下駭竄真倉皇。”最後“庫儲搜竭民亦殃”，受害的還是人民。地方官匿災不報，主考官暗中索賄，司法官貪贓枉法，欽差大臣勒索搜刮：這是清初吏治腐敗的真實寫照。

(二)

風景詩和風土詩，在蒲詩中占有較大的比重。這些詩，往往把寫景和詠懷結合在一起。蒲松齡的一生，活動的範圍並不廣。他南到江蘇的寶應、高郵，東到山東即墨，西到省會濟南，長期活動的地區在淄川，往返最多的是西鋪至蒲家莊的這條通道。他登過嶗山，在那裏見過海市；登過泰山，在那裏看過日出；游過明湖，在船上欣賞過那裏的湖光山色。作為淄川的旅游景點，除了豹山等風景區外，使他特別感興趣的，是館東畢家的石隱園。

在江北水鄉，他寫過不少風景詩和風土詩。《舟過柳園同孫樹百賦》這樣寫：“彩鷁遙從銀漢落，黃河長抱白雲流。兩堤芳草迎鳬鳥，萬頃桃花引釣舟。”當着桃花汛期，泛舟水上，由黃河進入運河，近看芳草夾岸，遠望白雲抱河，這景色是在家鄉見不到的。《射陽湖》其二寫的另是一番景象：“巨筆一洗千頃墨，濯天疑侵星斗黑。萬片碎金亂夕陽，八荒一株琉璃色。鏡面平鋪光不留，其中深淺那可求。燃犀燭之不見底，龍精蛟怪擁蝌蚪。”當着夕陽西下黃昏到來之際，遠望平靜浩渺的射陽湖水，如同黑色的琉璃。奇異的景色，引

起了作者的幻想：如果燃犀下照，一定會見到被蝌蚪擁戴的龍精蛟怪。《再過決口放歌》所寫的水上景象，則由平靜安謐一變而為動蕩顛簸：“清潭決口波如山，雲水萬頃相鉤連。渚涯不復辨牛馬，朔風吹起聲沸天。遙望樓船駕雙櫓，似芥浮蜉來日邊。往來紛紛飄墜葉，上下跼跼飛鳴鳶。巨桅擺簸闔蛟舞，長篙腥濕露龍沈。占據田廬阻運道，漕艘欲渡愁險艱。”這裏寫清水潭決口，水的聲勢巨大，近看波濤如山，遠望水雲相接，風助水勢，水借風威，洶湧澎湃，橫無涯際。顛簸在水的船隻，自遠而近，由似“草芥”，而似“浮蜉”，而似“墜葉”。船夫們冒着生命危險，在與蛟龍搏鬥。由於水的決口，不僅淹沒了人民的田園廬舍，而且阻礙了水上通道，給漕運造成艱險。作者或直接描述，或運用比喻，或發揮想象，寫出了清水潭決口這個驚險的場面。

作者有一首《與樹百論南州山水》，評論南北的山水：“江南之水北方山，兩物流峙皆冥頑。大江無底金焦出，培塿直與江聲傳。何如勞山高崔嵬，上接浮雲插滄海。”在他看來，江南的水，北方比不上；但北方的山，江南也比不上。大江中的金山、焦山，居然名傳千古，比起北方的勞山來，簡直像兩個小土丘。他有一首《嶗山觀海市作歌》：

山外水光連天碧，煙濤萬頃玻璃色。直將長袖捫三台，馬策欲撻天門開。方愛澄波淨秋練，乍睹孤城懸天半。埤堦橫互最分明，縹瓦魚鱗參差見。萬家樹色隱精廬，叢枝黑點巢老鳥。高門洞闔斜陽照，晴光歷歷非模糊。纔屬一道往來者，出或乘車入或馬。扉闔忽留一綫天，千人騷動燕樓下。轉眼城郭化山邱，獵馬百騎皆兜牟。小墜騰驤逐兩鹿，如聞鳴鑼聲颼颼。颼然風動塵埃起，境界全空幻亦止。人世眼底盡空花，見少怪多勿須爾。……

詩里描寫的，不僅是嶗山的高峻秀麗，更突出的是在嶗山上見到的海市。海市的景象，開始是城郭埤堦，廬舍樹木；然后是車馬往來，

人群騷動；最后是獵馬兜牟，鳴鏑逐鹿。山之高峻秀麗，已經使江南望塵莫及；海市的奇特變幻，更使江南人企羨向往。嶗山之外，他還寫了東嶽泰山。《登岱行》寫出了他登泰山的景象：

兜輿迢迢入翠微，往來白雲盪胸飛。白雲直上接天界，山顛又出白雲外。黃河泡影搖天門，千峰萬峰列兒孫。放眼忽看天欲盡，跂足真疑星河捫。瑤席借寄高岩宿，鷄鳴海東紅一簇。俄延五更黍半炊，洗漾明霞射秋谷。吳門白馬望依稀，滄溟一掬堆琉璃。七月晨寒勝秋暮，曉月露冷天風吹。頃刻朝曦上山觜，山頭翠碧連山尾。及到山下雨新晴，歸途半蹠蹄涔水。回首青嶂倚天開，始知適自日邊來。

這首詩和上一首不同，它以突出泰山高峻為主，觀日出次之。對山之高，有的直接描寫：白雲蕩胸而飛，山顛高出雲外；下視群峰，如兒孫羅列；遠望黃河，如泡影搖動；論氣溫，初秋勝暮秋；論氣象，上晴而下雨。有的發揮想象：上可以捫到天上“星河”；遠可以望見“吳門白馬”；下山回首感到來自“日邊”。就這樣直接寫結合間接寫，正面寫結合側面觀，突出了泰山的高峻。寫日出，雖然字句不多，但卻抓住了景象的特點：先是“鷄鳴海東紅一簇”；再是“洗漾明霞射秋谷”；最後是“頃刻朝曦上山觜，山頭翠碧連山尾。”它形象地描繪了日出的全過程。北方的水上風光，并非毫無可取。濟南的泉水和大明湖，就很值得驕傲。作者在《珍珠泉撫院觀風》中，描寫了濟南的趵突泉和珍珠泉：“玉輪滾滾無時已，珠顆涓涓盡日生。”把趵突泉的源頭形容為“滾滾”的“玉輪”，把珍珠泉的泉眼形容為“涓涓”的“珠顆”，既形象，又恰切。對大明湖，他曾在湖樓上眺望欣賞：“半畝荒庭水四周，旅人終日對閒鷗。湖光返照青連屋，荷氣隨風香入樓。”（《夏客稷門飢居湖樓》其二）荷香入樓，青色連屋，水鷗閒對，湖光映目，明湖是多麼吸引人啊。他不僅在岸上欣賞，而且到湖上泛舟，甚至冒着風寒。《風寒泛舟》這樣描寫：

一葦蕩破明湖翠，北風瑟瑟鐸聲碎。人如浮蟻纖芥輕，舟

似殘荷香瓣墜。船底洶洶生綠波，憑欄四顧仍放歌。春水一篙
醅初潑，平光十里鏡新磨。折過歷亭風愈猛，水氣如刀徹骨冷。
棹急撥散雲濤堆，舟橫搖動湖山影。吟肩孤聳片葉中，此況難
與俗人同。

作者把船之小比成“荷瓣”，比成“片葉”；把人之輕比成“浮蟻”，比
成“纖芥”；把風微時的湖面比成“鏡新磨”，風急時的湖面比成“雲
濤堆”，緊緊抓住“風寒”的特點，寫出了泛舟的過程和作者的感受，
具有特殊的風味。

上述的南北山水都不在淄川。作者南游歸來，特別到畢家坐館
之後，他的山水詩、風土詩，就主要取材于淄川了。他登過豹山，寫
出了豹山山石如林的特點：“叢舍遙含春樹裏，危峰對插梵宮西。眼
看石陣雲霞護，想見軍容步伍齊。”（《豹山》）他訪過青雲寺，寫出了
青雲寺寂靜幽深的特點：“山靜桃花幽入骨，谷深溪柳淡如僧。崩崖
蒼翠雲霞滿，禪院荒涼鬼物憑。”（《閏月朔日青雲寺訪李希梅》）他往來
于蒲家莊、西鋪之間，每年多至五次，有不少寫景詩取材于往返途
中。有的詩寫的是陽春烟景：“十里煙村花似錦，一行春色柳如腰。
榆錢雨下黃鶯老，麥信風來紫燕飄。”（《奩山道上書所見》）有的詩寫
的是夏收夏種：“五月新蟬荷始花，豐年此日到農家。連朝時雨初芸
豆，夾道春田更藝麻。”（《麥秋》）有的詩寫的是秋晚夜渡：“野色何茫
茫，明河低欲墜。水月鱗鱗光，馬踏月光碎。”“渡水近前村，水流光
閃閃。遙遙望板扉，燈火燦星點。”（《夜渡》）有的詩寫的是途遇風雹：
“霹靂震谷裂空山，碎雹彈射千冰丸。風吹岡平拔老樹，橫如百尺蛟
龍蟠。馬蹄斜竄頻傾側，幾幾下墜深崖間。”（《四月十八日與笏過奩山
風雹驟作》）這四首詩，前二首寫由西鋪回家途中，其餘二首寫由家
回西鋪途中，都能突出景物的季節和時間特點，有的結合抒情，寫
得都很出色。這類詩之外，取材于淄川的詩要推描述石隱園的作品
了。他有《和畢盛鉅石隱園雜詠》，遍題石隱園的十六個景點。他寫
過《詠石隱園》、《讀書做樊堂》，他不以冒著酷暑陰雨往返二哭回

舊齋吃飯爲苦，寫過《讀書石隱園兩餐仍赴舊齋》、《午餐阻雨》；他想住遠心亭，但畢家借亭爲廩，作了糧倉，爲此他寫過兩首諷刺詩；爲了遷居霞綺軒，他曾與齊僮一道斬除蓬蒿，開通徑路，寫過《鉏園歌》。他對石隱園很有感情，有一首《石隱園》這樣描述：“年年設榻聽新蟬，風景今年勝去年。雨過松香生客夢，萍開水碧見雲天。老藤繞屋龍蛇出，怪石當門虎豹眠。我以蛙鳴聞魚躍，儼然鼓吹小山邊。”作者自注：“有石類蛙鳴，余移置魚躍石側。”他不僅欣賞原有的景物，還爲石隱園布置新的景點。這一類詩，由于景物經常接觸，觀察細致，都寫得形象出色。

詠史詩和懷古詩，也是蒲氏的重要內容，像他是憑弔古人遺迹而引起的，如過霸王祠懷項羽，寫成《霸王祠》；登白雪樓懷念李攀龍，寫成《白雪樓》。詠史是閱讀史書或有關史料而引起的，如閱讀《魏書·崔浩傳》，寫成《崔浩》；讀褚遂良傳，寫成《褚遂良》。作者的詠史兼多懷古詩，多作于晚年撤帳家居之後。蒲箬爲作者寫的《行述》中有這樣的話：“然寢食左右，必有古史一卷，感則作詩以評騭之，此亦破寂遣懷之一方也。”這些話可作爲蒲氏晚年寫詠史詩的證據。

作者的懷古詠史之作，有的以人爲主：如《霸王祠》中的項羽，《淮陰》中的韓信，《讀漢高本紀》中的劉邦，《讀三國志》中的諸葛亮，《三義行》中的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《讀唐人詩集》中的宋之問，《讀平泉記》中的李德裕，《白雪樓》中的李攀龍，以及以人名爲題的《慕容垂》（應作《慕容冲》）、《崔伯淵》（崔浩）、《褚遂良》、《楊妃》、《杜子美》、《劉士安》（劉晏）等；有的以事爲主，如《詠史》：以諸葛亮爲例，論述“男兒事蠶桑，後世有何稱”；以李廣、鄧禹爲例，論述“謀豈有臧否，窮達數所爲”；以須賈、范雎爲例，論述“宴笑友朋多，患難知交寡”。再如《讀史》：結合史實，論權臣篡國、莊言進讒；君子殺小人

難，小人殺君子易；宦官專權，導致國危，誅除宜盡等。

作者寫懷古、詠史詩，較多的是爲詠史而詠史。如《讀三國志》：

怒河堤欲決，大捷（捷）不能堙。冬寒地欲坼，烈火不能溫。
諸葛隱南陽，抱膝掩柴門。有桑八百株，有田足耕耘。豈不諳
時勢？難酬三顧恩。蜀中無寸土，白手定三分。秋風五丈原，
千載淚沾巾。不必淚沾巾，存亡固有因。天將滅炎火，昭烈無
後人。此樂不思蜀，哀哉無道昏！武侯即長生，安能爲大君！
詩中贊揚了諸葛亮爲酬三顧之恩而輔佐劉備“白手定三分”的傑出
政治才能和巨大歷史功勳；贊揚了他對蜀漢政權赤膽忠心鞠躬盡
瘁而卒于“秋風五丈原”的高貴品德；分析了蜀漢亡國之因在于後
主昏庸，後繼無人，諸葛亮即使永生，也難以挽救蜀漢滅亡的命運。
這是純粹的詠史。再如《讀史》其四：

宦豎備灑掃，不敢干閭外。世主伊何心，沐猴使冠帶？刑
餘性驚忍，蒼生任姑嘑。片言爲生殺，一從所憎愛。鼻氣成龍
虎，公卿望塵拜。久久跋扈成，深宮如被械。大臣受秘旨，謀泄
遭屠害。黨錮一網盡，國勢亦淪敗。讀史迄漢唐，不可復聊賴。
無鬚咸被誅，浮白爲一快。

宦官原是備灑掃的奴才，由于國君寵信，逐漸專權。他們秉性殘忍，
操生殺之權，人民受其荼毒，朝官聽其擺布，跋扈朝廷，脅逼國君。
忠良誅囚殆盡，國君陷于孤立，最後使國勢淪敗，漢唐可爲殷鑒。作
者贊成袁紹盡誅宦官的作法。這裏分析了宦官專權之因，宦官專權
之害，對待宦官應採取的措施（陷于偏激），也是爲詠史而詠史。但
是，部分篇章，作者也借詠史而詠懷。如《詠史》其一：

良馬非不駿，鹽阪徒悲鳴。美玉非不貴，抱璞爲世輕。高
士卧隆中，疇乃知其名？從容起南陽，談笑魏吳驚。男兒事蠶
桑，後世有何稱？

作者困于場屋，不爲人知，若良馬困于鹽阪，美玉藏于璞石。他希望
能象諸葛亮那樣離開隆中，奮起南陽，一鳴驚人。再如《詠史》其二：

織者常苦寒，耕者常苦飢。人生不行樂，朱顏日以衰。雲台冠群英，弱齡爲帝師。白首不封侯，猿臂數何奇？謀豈有臧否，窮達數所爲。寒蟬飲風露，相安無越思。高岸可爲谷，性拙終不移。

作者認爲鄧禹二十四歲當大司徒，李廣“白首不封侯”，並非兩人的政治才能有優劣之分，所以一達一窮，實在由于命運決定。自己窮困潦倒，落拓無成，未必由于才能比別人拙劣，也是限于命運。作者的態度是安貧守道，不改本性。以上兩首詩，和左思的《詠史詩》一樣：名爲詠史，實爲詠懷。

作者爲詠史而詠史的作品，有些觀點是傳統的，如上面舉的例子；有些觀點却很新穎，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如人們都說劉邦厭惡儒者，重武而輕文，他却給劉邦翻案：“長者呼來輟洗迎，誰言龍（隆）準惡儒生？果然帳下皆屠狗，孺子何嘗任甲兵。”（《讀漢高本紀》）酈食其初見劉邦，劉邦洗着腳見他；聽到酈食其責備之後，他立刻“輟洗”而“延酈生上座”：說明他并不一味“惡儒生”。“屠狗”出身的樊噲之類武將，固然被他重用；但“運籌帷幄”的張良，卻不是行伍出身：可見他并不重武輕文。再如人們都說楊貴妃以女色誤國，死得可憐，他却給楊貴妃翻案：“馬懿臨終厭老嫗，絕世紅顏老便休。三十八齡殉社稷，還留風韻在千秋。”（《楊妃》）楊貴妃在馬嵬坡爲了平息兵變，自縊身亡，是以身殉國，不能光說她以色誤國。婦女年老色衰，就會遭到遺棄，司馬懿就曾逼他的老妻自殺。楊貴妃三十八歲爲社稷而殉身，死後風韻流傳千秋，正是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時。此外對褚遂良、劉晏、崔浩等人的評價，他都對正史的評贊進行了糾正和補充。

（四）

贈答詩和慶弔詩，大都是些應酬作品，在蒲詩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。其中有送別詩，如《送別張明府》、《送孫廣文先生景夏》；有留

別詩，如《留別》、《留別畢子帥》；有寄人詩，如《寄劉孔集》、《寄王玉斧》、《寄沈德符》；有懷人詩，如《懷李希梅》、《懷趙晉石》、《懷如水二十韻》；有酬贈詩，如《贈畢子韋仲》、《贈王聖符》、《贈朱湘麟》；有酬答詩，如《答汪令公見招》、《答朱子青見過惠酒》、《答畢振叔》；有應和詩，如《和張邑侯過明水之作》、《遙和載酒堂唐太史韻》、《和王如水過大兵行營之作》；有慶賀詩，如《賀劉文昭待除都閫》、《賀沈惠庵》、《賀人生子》；有祝壽詩，如《壽汪令公二十四韻》、《壽唐太史》、《南山壽畢年伯母》；有哀輓詩，如《輓淮揚道》、《輓畢公權》、《哭畢刺史》等。

這些應酬作品接觸到的人物，大體可分三類。第一類是地方官，包括淄川縣令汪如龍、張嶠、時惟豫，新城縣令郎廷槐，章丘縣令鍾聖輿，萊蕪縣令范溥，以及山東按察使轉布政使的喻成龍。蒲氏和這些人的接觸，先決條件是他們禮賢下士。蒲箬為作者寫的《行述》中說：“邑侯石年張公，仰慕文名，徵召不出，至親履齋庭，不得已迫而後見。厥後香巖時公亦如之。至喻方伯見詩傾慕，飭周邑侯盡禮敦請，我父倦於奔波，高卧不起。畢刺史載績先生父子勸駕，乃肯一往。邑侯馳驛遣吏，伴送藩署，方伯禮儀有加，館之幕中者數日。”由於他們敬重蒲氏文才，以禮接待，蒲氏才和他們酬唱往還。他為汪氏寫了《答汪令公見招》、《壽汪令公》，為張氏寫了《和張邑侯過明水之作》、《送別張明府》，為時氏寫了《飲時明府署中，酬唱傾談，不覺蠟淚沾衣，歸後賦此却寄》、《雪後時候深夜過畢韋仲家，蒙見招，時已寢矣。次日賦四律即寄》，為喻氏寫了《喻廉憲命題梅花書屋圖》、《送喻方伯》、《又聞喻方伯還京尹》等詩。這些詩對他們的政績肯定有過譽之處，作者對他們也不無希求援引之詞，但在頌贊希求之中，仍然透出作者的骨氣。他向汪如龍表示：“小語未能分上座，短髯聊足備參軍”；“豈同彈鋏三千士，聊附處囊十九人。”（《答汪令公見招》）表示自己雖然身居下位，並不同于靠彈鋏求人的食客，而是能左右上官的髯參軍郝超和能脫穎而出才越同僚的毛